

弟弟抢劫杀人 哥哥帮毁证据被判刑

2007年1月20日晚上,李学林在南京市南湖路与应天大街交界处的华润苏果超市门口,劫杀一名轿车内的中年女子,等他把抢来的包打开,发现了警官证,这才知道自己杀死的是一名警察。李学林慌忙找来哥哥李学昌商量对策,并把抢来的东西交给哥哥处理。

近日,李学林因抢劫罪被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,帮助毁灭证据的李学昌昨天则在建邺区法院受审。

兄弟俩都劣迹斑斑

2007年1月20日晚上发生在华润苏果门口的血案惊动了南京城,血案的制造者就是前科累累的李学林。

李学林是土生土长的南京人,1973年因危害社会治安被强制劳教两年,1977年又因流氓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,1982年、1985年和1990年,李学林分别三次因盗窃罪被判刑,牢狱生涯超过20年。而他的哥哥李学昌与李学林相比,有过之而无不及,1952年出生的他从1971年开始就屡屡被判刑,刑期累计加起来有31年。

李学林好赌,而且手气不好。2006年11月,李学林输得把房子都卖掉了,但是卖房子得来的钱还是被他输掉了一大半。

弟弟杀人哥哥帮毁证据

2007年1月20日上午,李学林从妻子那拿了800元,一出门就直奔棋牌室,到傍晚输了个精光。走出棋牌室,李学林在街上闲逛,思谋着怎么搞钱。

当晚,他来到应天大街和南湖路交界处的华润苏果超市门口,见一中年女子坐在轿车驾驶室内,动起了邪念。

李学林打开轿车的左侧后门,没等这名女子反应过来,就坐到了轿车的后排座位上。他掏出一把水果刀,反手架在女子脖子上,说:“快把钱拿出来。”

女子拼命反抗,李学林操起水果刀就在她脖子上割了几下,随后把一只咖啡色女式包抢走。抢到东西后,李学林既兴奋又紧张,他迅速来到暂住处,打开包,发现里面有800元现金、一部手机、一个数码照相机,还有一本警官证。

看到警官证时,李学林才知自己抢劫的是一名警察,而他透过暂住处的窗户看到,超市门口已聚满了人,警察也越来越多。他慌忙打电话给哥哥李学昌,让他来帮出主意。

李学昌立即赶了过来,决定把弟弟抢来的东西扔掉。于是,他打车来到长江大桥上,把包里的东西扔进江

里,但他舍不得把手机扔掉,便留在了身上,换了一个手机壳使用。

哥哥法庭上打起鼾

2007年4月,抢劫杀人的李学林被南京警方抓获,随后,李学昌也归案。

2007年12月13日,李学林以抢劫罪被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,剥夺政治权利终身,李学林表示服判不上诉。昨天,他的哥哥李学昌也以帮助毁灭证据罪在建邺区法院受审。

由于李学昌患有脑梗塞等多种疾病,在审查起诉阶段,建邺区检察院批准他取保候审。昨天开庭时,他是被两个亲戚架上被告席的。

庭审持续了一个多小时,有气无力的李学昌始终耷拉着脑袋,当法警把证据递到他眼前时,他说自己视力一级伤残,什么也看不见,但是有记者站在他面前拍照时,他却很警觉地抬起头看了一下记者。

庭审过程中,李学昌甚至发出了轻微的打鼾声,法官向他发出了警告,李学昌

狡辩说自己头疼,不是睡着了。庭审结束,法院当庭宣判李学昌帮助毁灭证据罪成立,判处其有期徒刑两年。近日,法院还将对李学昌的病情进行鉴定,如果无大碍,他将被收监。

对话

宣判后,记者与李学昌进行了对话。

记者:你在毁灭证据时,知道这是犯罪吗?

李学昌:知道。

记者:那你为什么还要去做?

李学昌:没办法。

记者:为什么没办法?

李学昌:因为他是我弟弟。

记者:既然是帮助弟弟,为什么还要偷偷留下一部手机呢?

李学昌:……

记者:你知道弟弟被判刑了吗?

李学昌:不知道。

记者:你怎么不关心他?

李学昌:我有病,我自己都顾不过来。

通讯员 建法
快报记者 朱俊骏

南京面粉厂老厂房被烧一小时

新闻现场

快报讯(记者 薛林)“失火啦!快报警!”昨天下午12点50分左右,南京面粉厂内,几名工人切割废旧钢材时引发大火,工人丢下手中的工具,逃离现场,所幸没有人员伤亡。

昨天下午,记者赶到现场看到,失火的位置位于厂房中段,3名消防队员正端着水枪,朝屋顶喷射,瓦片纷纷从屋顶坠落。一李姓工人说,“当时几个工人在厂房里切割废弃的钢架,后来,不知是火星碰到了木材,还是电线问题,很快就看到厂房顶部冒烟了。”

“那几个工人看到厂房失火,丢下手中的工具就往外跑。”在厂房附近干活的张师傅说,“起火后,烟非常大,火一下子就烧到屋顶,好在那几个工人跑得快。”张师傅说,这处厂房已有几十年历史了,现在几乎没什么用,只是边上几间租给别人使用,存放一些设备、电器和汽车零部件等物。

下午1点50分左右,火势被控制。消防队员告诉记者,这是一个长条形的老厂房,失火的地方只是中间一小部分,面积约70平方米,损失并不大。初步认为是工人切割废弃钢架时,引燃了可燃物,导致起火。在厂区干活的一些工人表示,我们厂已经停止生产了,厂房拆迁剩下的这几间厂房,估计很快也要被拆掉。

(尹先生报料奖60元)



消防队员正在老厂房里扑火 快报记者 薛林 摄

新闻链接

南京面粉厂可能不复存在

发生火灾的厂房原属于南京面粉厂,而今已成了汽修厂和堆杂物的仓库。昔日这个人丁兴旺的面粉生产基地,而今只剩一栋老厂房,有想出手却鲜有人问津的机器设备,以及500名需要托管的员工。

曾是“南京四条龙”之一

昨天下午,记者来到南京面粉厂厂区,传达室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,这里除了面粉厂还有很多单位,而面粉厂现在的办公室只有一间,办公楼都已经拿去抵债了。

南京面粉厂办公室主任杨洪敏坐在略显空旷和陈旧的办公室里,和记者谈起面粉厂。“靠着长江水运的便利,民国时期南京两座最大的面粉民族企业都设在三汊河口,一个是在1921年创办的大同面粉厂,另一个是1930年创办的扬子面粉厂。”扬子面粉厂就是后来的南京面粉厂。

停产已有10年

解放后,有恒面粉厂公私合营,变成了南京面粉厂。“可以说,当时南京市面上大部分面粉都是我们厂生产的。上世纪90年代,我们厂里的职工最多时有700多人。”由于经营状况好,当时的面粉厂花了300万美元购买了一套生产面粉的流水线,几乎成为全厂人的骄傲。职工们都知道“这套设备,同时能做99

种面粉,十分先进”。杨洪敏说:“那是个高峰,之后厂就不行了。”

改革开放后,南京的面粉厂越来越多,南京面粉厂没有拖多久就停产了。“至今停产已有10年了”,杨洪敏说,这10年来,面粉厂把一部分厂房抵了债,还有一部分租给其他单位,而那套高价买回的设备则由另一家面粉企业使用,作为交换条件,一部分员工恢复了上班。

面粉厂可能即将消失

曾有专家认为,这是南京的工业遗产。现在,面粉厂只留下了一栋上世纪90年代建的大楼存放设备,其他建筑包括一些建于民国时期的办公楼,都已被全部拆光。

主管部门南京粮食局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,“南京面粉厂”以后可能就不存在了,但这个机构还会保留。

快报记者 张波

车不等人 女孩打的拦停公交

快报讯(记者 孙玉春)

“我明明招手了,为什么你不能稍微等一下?”昨天凌晨2点钟,草场门转盘处,一女孩急匆匆地冲下出租车,拦在一辆夜班公交车前面讨说法。

昨天凌晨,记者在现场看到,一辆811路公交车停在草场门转盘附近,公交车边停着警车,一名年轻女孩向民警哭诉自己打的追公交车的原因。

女孩姓方,19岁。她说,她每天凌晨时分下班,一般在江东北路新城市广场站等811路夜班公交车回中央门。昨天,她快走到公交站台时,发现一辆811路恰好从后面开来了。“我一边跑,一边招手喊叫,示意司机等我一下。”女孩说,811夜班公交车每50分钟才来一辆,要是错过了,就要在寒风中受冻。

女孩称,公交车司机当时一定看到她了,可是车子到站后,开了一下门,就“呼啦”一下把门关上开走了。“这是夜班车,难道就不能人性化服务,稍微等一下吗?”女孩气愤之下,拦了一辆出租车猛追,最终在草场门转盘处拦停了公交车。

“你怎么突然下来拦车,万一被撞到怎么办?”公交车司机面对女孩也显得很生气,在得知女孩的理由后,司机恍然大悟,连称自己没有看到女孩招手。此时女孩也平静了下来,提出只要司机赔打车费,再把她带到中央门就行。但公交车司机表示,自己并没有溜站,不能无缘无故赔钱。在民警协调下,女孩放弃了索赔的要求,乘这辆公交回家了。

(张先生报料奖70元)

女大学生心急如焚 寻找走失母亲

快报讯(记者 赵守诚)

“我母亲已走失12天,全家人都找疯了。她不识字,只会说两句话,‘我是竹程人,我是来找我丫头的’。”昨天,南京某高校女大学生小罗哽咽着说不出话来。

“母亲是1月2日早上8点多钟出走的,邻居老大妈看到她洗完头,穿着拖鞋,拎着一个布袋子向六合方向走了,袋里装着给我做的红色棉鞋。这10多天来,20多位亲戚到处找母亲,一直没有消息。”

寻人资料



刘家华,49岁,身高1.58米,头发有些自然黄,单薄瘦弱,穿一件很长的青黑色羽绒服。不识字,只会说两句话,‘我是竹程人,我是来找我丫头的’。

如您得知刘家华的线索,请致电15805140316(刘先生)或13951694250(罗小姐)。

小伙乘地铁猝死 家人咋送来锦旗?

快报讯(记者 常毅)

多天前,一个27岁的安徽男子在南京乘地铁时猝死。小伙家属闻讯赶到南京,坚持要讨个说法。昨天,小伙家属再次来到南京,这次他们却给地铁分局玄武门站派出所送来一面锦旗,这是怎么回事呢?

市民马先生还记得去年12月3日上午的那一幕。他说,当时一个20多岁的男子从地铁南京车站站上了地铁,就站在他旁边。不料,地铁刚开出还不到一分钟,男子突然向一边慢慢瘫倒。马先生和几位乘客赶紧走过去查看,发现男子已脸色蜡黄,不省人事。

主管部门南京粮食局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,“南京面粉厂”以后可能就不存在了,但这个机构还会保留。马先生和几位乘客忙报警,并将男子抬下车厢,拨打120。而当急救车将男子送到南京中大

医院时,医生检查发现男子已经死亡。

经警方调查,死者姓顾,是在南京工作的一名安徽人。死者家属当天就赶到南京,他们对小顾的死感到很不理解,“孩子才27岁,没听说身体有什么毛病,怎么乘个地铁人就没了?”家属希望能有个说法。半个月后,南京市公安局长江路分局法医中心的检验结果出来了——小顾属于心源性猝死。原来,小顾一直有心脏病,但其家人并不知道。

玄武门站派出所得知小顾家在农村,家境困难,于是与法医中心进行协调,检验费用本为6000元,结果只收取小顾家500元。昨天上午,小顾的家人将一面锦旗送到玄武门站派出所,以示感谢。